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六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譚

謄錄監生臣朱連傑

群書考索卷六

宋 章如愚 撰

六經門

春秋類

春秋三傳傳授之圖

公羊

- 董仲舒
  - 胡毋生
    - 褚大
    - 嬴公
      - 孟卿
        - 疏廣
          - 筦路
            - 孫寶
      - 眭孟
        - 嚴彭祖
          - 王中
            - 公孫文
            - 東門雲
        - 顏安樂
          - 泠豐
            - 馬宮
            - 左咸
          - 任公
      - 貢禹
        - 堂谿惠
          - 冥都
    - 段仲溫
    - 呂步舒

穀梁

魯申公—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榮廣、皓星公、江博士

榮廣—蔡千秋、周慶、丁姓

蔡千秋—劉向、翁君

丁姓—尹更始、田章昌

尹更始—房鳳、翟方進、尹咸

江博士—胡常—蕭秉

左氏

張蒼—賈誼

賈誼—張敞、劉公、貫公

貫公—貫長卿—張禹—尹更始

尹更始—胡常、方進、咸

胡常—賈護、陳欽

咸—劉歆

春秋始末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十二篇始隱公終獲麟而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備矣西漢藝文志曰仲尼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以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

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乗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

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而微言獨傳於子夏太史公猶謂其不能贊一辭彼公穀之書方出於漢雜載尸子等之語而其師承豈獨專於子夏宜其駁而不純也初漢興張蒼賈誼張敞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賈誼亦為左氏訓詁授貫公以至貫護護授陳欽欽以左氏授劉歆漢初胡母生治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業公孫宏亦頗受焉其后有嚴彭祖顏安

樂之徒顏之後有泠豐任公凭輅𡨋都之學初瑕丘江
公受穀梁春秋於申公孝武時江公時與仲舒議不如
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為公羊學卒用董生上因尊公
羊家詔太子授公羊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公羊而
後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
以問丞相韋賢及夏侯勝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
魯學公羊乃齊學宜興穀梁時以穀梁並設上前上善
穀梁甘露五年召五經名儒蕭望之大議殿中平公羊

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鳳之學漢初有公羊穀梁鄭氏夾氏四家並行王氏之亂鄭氏無師夾氏亡書而三傳所授並各有師自河間獻王獻左氏而劉歆之引傳文以本經之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儒林贊曰初立博士惟春秋公羊而已宣帝世復立穀梁平帝時又立左氏然則左氏比三家為最後顯光武時諸儒廷議立左氏范升以為不宜立賈氏陳元請立博士賈

逵言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范曾自秦還晉其處者為劉氏明漢家堯後也故卒立博士雖選李孝封會封卒左氏復廢史通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請重立學官至魏晉漸行隋劉炫撰春秋述議專解杜預左氏傳唐孔穎達為正義陸淳撰集傳春秋纂例淳事趙匡匡師啖助淳傳二家之學

詁訓傳授公羊戴元傳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

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時壽乃與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其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傳鄭元曰公羊明讖休注引讖最多　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本傳　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　臣謹按春秋謂一為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

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　仲舒治國以春秋灾異之變推隂陽所以錯行　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以宏為從諛　仲舒說春秋事得失有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百篇十餘萬言並同上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弟子蘭陵褚大東平嬴公

廣川叚仲温呂步舒出本傳 褚大至梁相出胡母生傳

呂步舒丞相長史出胡母生傳 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 孟卿東海人出本傳 魯眭孟為符節令坐說灾異誅出胡母生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贊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

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竟以太傅官終受琅邪王中出本傳　王中為元帝少府家世傳業受同郡公孫文東門雲出嚴彭祖傳　東門雲為荆州刺史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注逢見賊而拜也出嚴彭傳　公孫文為東平太傅仝上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也眭孟姊子也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陰泠音零豐次君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出本傳　泠豐為淄川太守出顏安

樂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仝上　任公為少府出顏安樂傳　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出顏安樂傳禹授潁川堂谿惠仝上　疏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廣授琅邪筦輅出顏安樂傳　明春秋為九傳本傳　筦輅為御史中丞出顏安樂傳　輅授孫寶仝上　堂谿惠授太山冥都仝上　冥都丞相史與筦輅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出顏安樂傳　孫寶為大司農仝上　左咸為郡守九卿徒衆尤盛官至大司徒仝上

王接注公羊接常謂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繆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接惠帝時補尚書殿中郎

穀梁穀梁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傳荀卿荀卿傳魯人申公　申公魯人也卒以詩春秋授瑕丘江公能盡傳之徒衆最盛本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其後浸微惟滎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本傳　滎廣能盡傳其詩春秋高才

敏捷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復受穀梁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出江公傳　蔡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問丞相韋賢等言穀梁子本魯學也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

仝上　尹更始本事蔡千秋為諫議大夫長樂戶將又

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仝上　翁君本事蔡千秋江公傳　周慶千秋死徵江公孫為博士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宫少府屬官也使卒授十人自元康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年皆明習仝上　丁姓字孫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仝上　申章昌字曼君姓申章名昌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江公傳　尹咸至大司農江公傳　翟方進至丞相江公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

也琅邪之縣也其音基以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仕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蕭秉王莽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房鳳傳范甯徐邈注解范甯以春秋穀梁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當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之注亦稱之

左傳劉向别録左邱明授曾申曾申授吳起吳起授子期子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

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左氏春秋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蕩音湯授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

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張敞劉歆後漢有鄭元鄭衆馬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頴宓之徒各為訓詁魏世則董遇王肅為之注然其間有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者惟晉世杜元凱專取邱明之傳以釋經義疏有沈休文蘇寛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得於經傳極疎劉光伯於數經之内實為翹楚然好短左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　杜預左傳集解晉杜預元

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頴子嚴之經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其𤼵明甚多古今稱之然其弊則棄經信傳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戰傳載秦敗績而經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告克捷有功亦無所諱於左傳之例皆不合不曰傳之謬而猥稱經文缺漏其尤甚者至如此　汲冢師春杜預左氏後序云汲冢師春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師春純集者人名也　春秋纂例

文宗好左氏令翰林侍讀學士高重分諸國名為書引
名經傳要畧藝文志有春秋纂例四十卷乃是　服氏
傳解何休嘗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
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又作春秋
左氏傳解　于令升獨美左傳于令升史議歷詆諸家
而獨歸美左傳云卯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
十年之事斯蓋著作之良模也當春秋時諸侯大事見
知於它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同盟而始赴如秦

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襄昭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録多備此邱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

注士燮十卷　賈逵三十卷　王肅三十卷　董遇三十卷　孫毓二十八卷　杜預四十五卷

音曹髦三卷　嵇康三卷　杜預二卷　李軌三卷　荀訥四卷　徐邈三卷

義沈約　蘇寛　劉炫

春秋三傳之學此在傳授之外者　主父偃學春秋主父

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春秋百家之言本傳　壽王傳

受春秋壽王詔使董仲舒傳受髙材通明本傳　于定

國學春秋于定國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本傳　文翁通春秋文翁少好學通春秋本傳　雋不

疑治春秋雋不疑治春秋為郡文學本傳　馮奉世學

春秋奉世學春秋涉大義　鍾興受春秋鍾興從丁恭

受嚴氏春秋本傳　盖文達明春秋盖文達明春秋三

家本傳

春秋正經古春秋書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寀汲冢瑣語記太丁時目為夏商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辞比事春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獻公十七年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公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　孔子生平昌鄉陬邑其先宋人也名丘字仲尼

姓孔氏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辝而旨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以繩當世貶損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辝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賛一辝弟

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以春秋

史記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周道將廢孔子為魯司寇

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表儀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存亡國繼絶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在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

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者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出史記太史公自序

夫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以文武之法度中庸注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

父者有之孔子懼而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孟子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異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故春秋變古則譏之董仲舒策　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也翼奉傳

春秋五始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共惟春秋發五始之要

在乎審已正統而已注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

春秋書王正次王王次春董仲舒傳

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重三正謹三微也注三正者天地人之正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故王道遐取法焉漢章帝紀

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春秋序　春秋一書書王正月者十有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無事有時亦冠以王之一字

春秋始隱公杜氏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

春秋侯國之數大數總百二十四國　正國百十五附庸之國九　爵姓具者四十七國　有姓無爵者十有八國　有爵無姓者一十七國　爵姓皆無者三十三國　盟者三十四國　亡國五十有二　諸侯有謚者一十二國

會盟戰數盡春秋經傳凡二百二十五年　會凡一百

有二大會四十四　小會五十八　盟二百有八大盟六十　小盟百四十八　戰凡五十有八大戰五　次戰二十九　小戰一十四

晉悼公九合諸侯襄五年會于戚　會于城棣救陳也七年會于鄬　會于邢丘　同盟于戲　十年會于柤　會于伐鄭　十一年盟于亳北會于蕭魚

春秋釋例盟會圖長歷杜預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

虞摯賞之曰左邱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

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預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此老乃成其長歷

春秋條例晉劉寔篤學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為衛輒不應辭以止父祭仲失為臣之節又撰條列二十卷

春秋調人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之議是非紛然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无乖時有不合者取其長短以通之

春秋解詁何休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作春秋解詁

春秋繁露漢董仲舒作説春秋事得失今其書有楚莊王玉杯竹林等五十六篇

竹書紀年劉知幾子貺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録卜筮事與左傳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為也唐書傳

春秋未諭者十二趙孟以無辝伐國貶號為人杞伯以

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論人倫臧否直道而行奚為齊鄭楚國有弑君各以疾遂皆書卒昭元年公子圍弑其君麇襄七年鄭子駟弑其君髡頑哀十年齊人弑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曰楚子卒鄭伯髡頑卒齊侯陽生卒疾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　按齊荼野幕之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阨禍由常壽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弑反歸罪於乞比齊陳乞楚公子比如是則邾

之閽者私憾射姑行欺激怒傾瓶水以沃庭俾糜爐而爛卒奚不書弑其所未諭二也　善惡必書斯為實録覿夫子脩春秋多為賢者諱狄實滅衛因㦱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書法如是豈不使人靡憚憲章其所未諭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子再與吳盟而皆不書桓二年公及戎盟戎實豺狼非我族類非所諱而仍諱其未諭四也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如陽虎盜入于讙擁陽關而外叛傳

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未諭五也　案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沒皆書以名而惡祝之殂直曰子卒其未諭六也　君謂之弒卿士以上通謂之殺又春秋之例按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當為殺而稱及與君弒同科未諭七也　邦之為孔醜諱之可也如公書宋葬公與吳盟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

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按汲冢竹書其晉春秋及紀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推魯春秋之紀其國也則未然未諭者八也　夫子之脩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改者矣何為其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是正未諭九也　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而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未諭十也　案虞自魯閔公以來通上國僖

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盖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晉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當時國史他皆倣此至於夫子所修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未諭十一也　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録直書為貴而春秋記他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或君弑而不以弑稱或秋葬而冬赴春崩而夏聞遂使真偽莫分是非

相亂未諭十二也

春秋虛美者五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冢所記皆與魯史符同如殺其大夫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其三事並出竹書紀年唯鄭棄師出瑣語晉春秋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所修但因其成事就加彫飾仍舊而已加以史策有缺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賛一辞其虛美一也　按宋襄公執滕子

而誣之以罪楚靈王弑郟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求諸勸戒其義安在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善人勸焉其虛美二也　春秋本以褒貶為主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董狐書法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自夫子之修春秋也他邦之篡弑其君有三謂

齊鄭楚已解於上本國之殺逐其君者七隱閔般惡祝五君被殺昭哀二主被逐莫不缺而不録而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虛美三也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言其切當世之文而亡褒諱之辞也斯則危行言遜以免禍而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案趙穿弑君而稱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盗此則春秋之世莫不微婉其詞而班固云仲尼殁微言

絶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其虛美五也

五傳仲尼没而微言絶故春秋分為五前藝文志　邱明

論本事而作傳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郟

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郟氏未

有書人執所見各不同也上文注　夫子約魯史記而

脩春秋因謂之魯史春秋學開五傳者謂各專己學以

相教授分經作傳凡有五家開則分也五傳者案漢書

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左邱明魯太史也公羊傳十

一卷公羊子齊人名高穀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鄒氏傳十二卷夾氏傳十一卷孝經序注三傳總論漢胡母生董仲舒之徒出而公羊興申公蔡千秋之學盛而穀梁起業左氏者又有賈護劉歆之屬故得並立學官三家異論接迹而出是非互有所私注釋之意多緣其流杜元凱則拘以赴告何休則涉以讖偽范甯雖務探經而博采諸說然未盡詳唐世啖趙陸淳亦精焉春秋會義序杜諤作

三傳異同汲冢書杜預以為所說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則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莊公二十八年書臧孫辰告糴于齊左氏則曰禮也公羊則曰諱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穀梁則為內諱也惟唐趙氏譏其為政而無備得之矣　莊公八年書甲午治兵左氏則曰治兵于廟禮也公羊則曰祠兵為久穀梁則曰治兵習戰繼之以善陳　僖公三年書王正月不雨葢春秋之義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而左氏謂之

不為灾公羊謂之記異穀梁曰勤雨也誤矣

三傳得失三家言其長則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以言其短則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 如載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則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位之實可接而知也此左氏敘事見本末處若夫來賵仲子以為預凶事則誣矣 王正月之為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此公羊之明於例也若夫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 段弟也弗

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見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此穀梁之精於義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曰卒為正則鑿矣　武夷録

左氏載諸侯之事或詳或略其尤詳者每出一師具列將佐或因廢興並舉六卿如子産晏嬰之流併其士族世家亦或詳備而夢卜雜占小説諷誦縱横滑稽之言無所不有其於叙事可謂繁矣然以辭勝於事則其解釋經意乃或滅裂公穀二家隨經解釋事為之説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

復强說踳駁不倫首尾矛楯雖其釋經密於左氏至其說之緐碎抑又過之盖左氏之說經少則其失亦少二傳之解經多則其失亦多然則釋經之失少載事之得多左氏之學不賢於公穀乎了齋

光武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左氏博士范升奏以左氏淺末不宜立且條左氏之失十四事咲助受公穀以左氏解義多謬此嗜公穀者則指左氏之疵也范升奏左氏不可立而陳元詣闕上書以言卯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穀傳聞於

後世賈逵亦條上左氏長於三傳者三十餘事謂左氏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權變此喜左氏者則譏二子之踳駁也　左氏艶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　左氏公羊以正月為周正惟穀梁子以為夏正然晉杜預作長歷唐浮屠一行推步日食皆以為春秋用周正此又不能無疑也桓公十四年春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經

於春書無冰左氏公羊以為周正似亦有所合也然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果以為正則雨雪於秋八月也穀梁子之說似亦未可廢也

三傳之失公羊之失謂求金求車為非禮而不知責諸侯之不貢也以大閱大蒐為罕書是不知譏列國之僭天子也以築館為舍禮而不知仇敵之不可通也穀梁之失謂正月己卯烝為不時是不知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在建子之月而冬祭不為不時謂秋蒐于紅以

為正是不知蒐春田而用於秋非正也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敵可得而容也左氏之失以郎之狩而為禮是不知其廢國務而遠田獵也以築王姬之館為正是不知仇讎敵之不可交也四國伐鄭以為圍鄭狄人入衛以為滅衛經何以不書圍與滅也

春秋左氏全綜劉兆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

春秋釋疑氾毓合三傳為之解注撰春秋釋疑

春秋總例韋表微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通理經趣

集傳例統啖助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復攝其綱條為例統弟子趙匡與助之子异裒録所為春秋集注總例請趙匡損益陸質纂會之號集傳統例異守膏盲廢疾初李育少習公羊春秋知名太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不謂得聖人深意以謂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

四十一事建元初舉方正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反皆有理證何休乃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之意以難二傳故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公羊公羊子名高齊人也受經於子夏　傳春秋者非一其中多非常異議不經之論至使賈逵以謂公羊可達左氏可興公羊春秋序　何氏之意以為三科九旨是止一物若總而言謂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

謂之九旨旨者意也 公羊疏 公羊多任於權變 後賈逵傳

公羊辭義清雋斷決明審 荀崧傳

穀梁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也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故曰穀梁傳 於時則接乎隱公茲因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存勸戒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游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 穀梁序

穀梁善於經 鄭元六藝論

二傳五短穀梁公羊生於異國長於後來語地與魯國相遠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而與親見者先爭乎其短一也　左氏述臧哀伯諫納鼎周内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亦猶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晁錯賈生之筆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其短二也　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奥如僖伯諫觀魚富

辰諫王納帶王孫論九鼎季札觀樂述近古則委曲如存如郯子官名季孫行父舉八元八凱魏絳引虞箴子革誦祈招證近代則循環可覆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探本取諸胷臆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　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語其短四也　論語有曰夫子不為衛君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其短五也

左氏左丘明魯人也為魯太史出論語公冶長注伊川

曰古之聞人也　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　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襃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

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例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

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序

左邱明因聖言以攄意托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沉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國語

左氏三長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

仲尼邱明之傳知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其長一也　按哀三年魯司鐸宮名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魯文籍最備邱明躬為太史博覽羣書如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覿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託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采摭實廣見聞其長三也

左氏叙事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哤聒沸

騰論備大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横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温如春日紀功烈則凜若秋霜發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編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羣縱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絶於二傳之敘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

元經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證也吾

得皇極讜義焉文中子王道篇春秋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於是乎天人備矣出述史篇　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而不與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襃貶所以代賞罰也其以天下無王而賞罰不明也出王道篇　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初年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

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出王道篇

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帝名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建天子旌旗得正統此天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則江南以為正體故曰近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舉兵中原有復一之制穆公之志也晉陽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

大和之力也後魏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五年也時江南衰替中國始尊　出問易篇　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絶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平吳蜀一制天下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平吳天下同一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

一年武帝崩楊駿矯詔輔政改元永熙賈后殺駿天下大亂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出問易篇　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絶矣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出問易篇

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續詩有大化小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及其衰也四夷僭帝號故曰非一帝　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出禮樂　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

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始元年當東晉孝武帝盡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元經尚以安恭紀年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方得紀帝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虬宋順帝升明二年奔魏王肅字恭懿

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孝文時也出述史篇

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邪王叡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嗚呼棄先王之禮樂而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

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卹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出述史篇

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常若

五始不可移易是也變若與奪南北以尊中國是也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出魏相篇 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出魏相篇 董常曰執小義而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同上 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

未改於晉祚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 魏相篇 文中子曰裒表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壽四年煬帝弒立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出立命篇 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傷禮樂則述章志正歷數則斷南北感帝制而首大熈元經首於大熈蓋感帝制之絕而特振之也尊中國而正皇始晉宋卒不振則歷數斷歸北朝以後魏孝文皇

始年都洛陽始得中國也出關朗篇　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出事君篇

唐續春秋開元中裴光庭拜侍中兼洪文館學士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直洪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請天子修經光庭作傳書久不就

十六國春秋魏世黄門侍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

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録主記曰傳都謂

十六國之春秋先是前趙有漢趙記平輿子和苞撰後

趙有上黨國記趙書徐光等撰鄴都記趙紀燕田融等

撰前燕有燕紀杜輔撰後燕有後書董統撰後申秀等

取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南燕録趙郡王景暉撰漢有

漢書華陽國志漢乃蜀李勢也二書並常璩撰漢書後

入晉秘閣改為蜀李書前涼有涼國春秋索綏作涼記

劉慶作涼書索暉劉昞作前秦有秦記車頻纂裴景仁

删

後秦有秦史姚和都作　夏有國書趙思羣等作　西凉西秦北燕之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録至崔鴻乃著為十六國春秋

虞氏春秋虞卿説遊之士困於梁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呂氏春秋呂不韋為丞相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甞皆下士喜賔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

强盖不如亦招士厚遇之是時多辨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吕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吕氏春秋布咸陽市門垂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賔客有客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吳越春秋 趙景 楚漢春秋 陸賈 漢春秋後漢春秋魏春秋 孔衍 魏氏春秋晉陽春秋孫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春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

焉既而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當君門之事其子請删改盛大怒諸子遂改之盛寫兩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晉漢春秋唐春秋韋述　吳兢

習鑿齒歸襄陽是時桓温覬覦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後漢光武終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凡五

十四卷

後史準左傳體晉樂資春秋後傳　荀悅漢紀　張璠後漢紀　劉璠梁典　孫盛春秋　干寶晉紀　裴子野宋畧　吳均齊春秋　何之元梁典　王劭齊志

孔子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平王續前傳魯哀公于後至赧王入秦又以秦文公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漢獻帝命

荀悦為編年體依附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紀或謂之畧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凖

羣書考索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八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楊景猷

羣書考索卷七

宋　章如愚　撰

六經門

六經總論上

漢諸儒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於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

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

材及不能通一藝輙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小吏淺聞弗能究宣講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内史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吏各皆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堂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前漢儒林傳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長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顔

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
中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
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
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别立
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
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
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
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堂生受古文尚書毛

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自安帝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補弟子增甲乙之科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後漢儒林傳

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别為京

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横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爲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康成康成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寛寛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曽孫歐陽高爲

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族兄子建建别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尚書古文學未得立中興北海宇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

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箋　魯髙堂生漢興傳禮七十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譜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

有大小戴禮博士雖相傳不絶然未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康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康成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齊胡母生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顔安樂彭祖爲春秋嚴氏學安樂爲春秋顔氏學又瑕丘江公傳穀梁

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

前漢儒林傳贊云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太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

路然也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名家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自丁寬施讐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髙相則言易自伏生歐陽生林尊夏侯勝周堪張山拊孔安國則言書自申公王式轅固韓嬰趙子毛公則言詩自髙堂生及孟卿則言禮自胡母生嚴彭祖顔安樂瑕丘江

公則言春秋　後漢儒林傳自劉昆注丹任安楊政張興戴憑孫期則言易自歐陽歙牟長宋登張馴尹敏周防孔喜楊倫則言書自高詡包咸魏應伏恭任宋景鸞薛漢杜撫召馴楊仁趙曄衛宏則言詩董鈞則言禮自丁恭周澤鍾興甄宇樓望程曾張元李育何休服虔謝該言春秋許謹則五經無雙蔡元則學通五經　樊脩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　前漢藝文志云近世經傳世以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

務碎義巧說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元譚新論云秦近君說若稽古字至二三萬言 丁寛從田何受易復從周王孫受古義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景帝時寛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 梁丘賀宣帝行祠昭廟先敺旄頭劒挺墮墜刃向乘輿於是召賀筮之 京房從焦贑易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為

侯奏考課吏法公卿皆以房言煩碎不可行因言石顯專權爲顯所譖棄市　費直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　伏生孝文時求能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夏侯勝霍光欲廢昌邑勝言洪範傳光以此益重經術士勝始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又從歐陽氏問爲學情熟所問非一師善說禮服當宣帝時議廟樂下獄黄霸從勝受經獄中初勝從父子建自

師事勝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其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學既畧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　孔安國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得逸書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　司馬遷亦從安國　王式以三百五篇諫昌邑　韓嬰作內外傳　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徐生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以頌爲禮官大夫　房鳳與王龔劉歆共校書歆曰春

秋左氏可立共移書責太常　劉昆受施氏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注云昔黃帝作爲清角後爲洪農太守虎渡河　洼丹作易通論七篇　景鸞能理齊詩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注解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各爲災集又撰禮內外記自號曰禮畧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　衛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謝曼卿善毛詩及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從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

作訓旨初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後又著賦頌誄七首傳于世　董鈞習慶氏禮永平中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輙令鈞參議多見從用　李育習公羊春秋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　何休作公羊解詁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服虔有雄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

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駮漢事六十條

謝該建安中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解之名爲謝氏釋

許謹以五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

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鄭康成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三統歷劉歆作九章算術周公作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盧植事扶風馬融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

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中興以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懷及康成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孔融深敬於康成屣履造門袁紹使學康成皆不就後門人相與撰康成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

駁許慎五經異義荅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康成
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
魯間宗之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
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禀
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
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康成
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
知所歸范甯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康成常以爲仲尼

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　鄭興字少贛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從劉歆講正大義撰條例章句傳詁及校三統歷隗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為之屈建武中杜林薦興因日食上疏帝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後與吳漢俱擊公孫述留屯成都初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

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鄭衆司農字仲師即少贛之子也從父受左氏春秋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初梁松以縑帛聘請衆不從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虜欲令拜衆不為屈意氣勇壯雖蘇武不過復與馬廖擊車師使護西域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為不可　范升習梁丘易時韓歆欲為費氏易春秋左氏立博士升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無因得

立遂與韓歆許淑等互相辯難升曰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　陳元習左氏春秋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范升欲不立左氏元曰丘明祖授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

詔立左氏以李封爲博士會封卒左氏復廢初元上疏不宣使有司察公輔之名　賈逵字景伯父徽從劉歆受左氏逵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説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五采色帝問逵逵博物多識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證也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與班固校祕書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至如蔡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黄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黄帝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

多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顔諸生髙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選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并作周官解故乃詔諸儒各選髙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讖

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桓榮字春卿習歐陽尚書榮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可不勉哉顯宗辟雍初成拜榮為五更　丁鴻從榮受歐陽尚書鴻當襲封上書遜國於弟盛逃去友人鮑駿責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國事鴻感悟乃還就國鮑駿言鴻經學至行顯宗召鴻說文侯之命篇拜侍中肅宗詔鴻與諸儒樓望成封桓郁

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宫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鴻字孝公　馬融字季長初摯恂以儒術教授名重闗西融從其游學博通經術大將軍鄧隲聞融名召為舍人不肯應命客於涼州旣饑困乃悔而歎息遂往應隲召校書東觀時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横乘此無備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庠成頌以

諷諫爲宜講武校獵重述蒐狩之義頌奏忤太后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安帝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鼓琴吹笛不拘儒者之節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二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鄭氏不敢復違忤埶家遂爲梁冀草

奏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　蔡邕字伯喈師事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感東方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作釋誨揚雄作解嘲班固作荅賓戲崔駰作達旨　校書東觀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堂谿楊賜單颺等正定六經文字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十意有律歷意禮意樂意

郊祀意天文意車服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篆執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唐諸儒唐高祖天下畧定即詔國學置生員太學四門學郡縣學生員各有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祕書外省别爲小學太宗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置洪文館悉引内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

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能通一經者得補吏并置書算二學皆有博士自元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授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又讐正五經謬缺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釋滅役切章句爲義疏因詔前代通儒梁皇侃口旱切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洪正張譏隋何安劉炫子孫並加引擢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元宗詔羣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元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彙

羣書至六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祿山之禍兩都所藏一爲灰埃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議黜進士後文辭亦不能克也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寥寥一二可紀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于艱難而後敗於易也　陸德明德明名元朗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爲國子博士論撰甚多傳於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　顏師古注班固漢書時人謂

杜征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急就章　孔穎達穎達與顏師古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駮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永徽二年詔國子三舘學士考正之於是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貞觀中講以能問於不能　蕭德言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及百氏帝王所以興衰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

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敬播時孔穎達顔師古撰次隋史詔播詣祕書内省參纂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始播與許敬宗撰高祖實録又撰太宗實録房元齡嘗稱播陳壽之流乎元齡患顔師古注漢書文繁令掇其要爲四十篇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皆名家　路敬淳唐初姓譜學惟敬淳名家其後柳冲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　王元感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繩愆等

凡數十百篇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薦之下詔褒美以爲儒宗　褚無量初内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宫中甲乙叢例無量建請繕録補第以廣秘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箱部彙整比無量爲之使因表盧僎陸去泰王擇從徐楚壁分部讐定又詔秘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讐采天下遺書以益缺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西行徙書麗正殿更以脩書學士爲麗正殿直學士復詔無量就麗

正纂續前功　元行冲先是馬懷素撰書志褚無量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冲代之元宗自註孝經詔行冲爲疏立于學官　啖助淹該經術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先其綱條爲例統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

羣書考索卷七